

滞,又兼久病湿邪深入,非大剂不能为功,后加附片为50克(久煎),干姜、草果(去皮)各为20克,苍术为30克,去党参,余药同前,迭进3剂,黄厚之苔方退,困乏无力亦除。方喜转机初萌,适遇其友邀往成都检查,仍诊为慢性胆囊炎,劝其手术,患者不允,归途索得一方,为四逆散去白芍合三香汤加白术、大青叶各30克,嘱服10剂。一剂未尽而黄厚之苔又满布于舌,食欲减退,胁痛略增。余告以续服前方,尽3剂而黄厚之苔又减,食欲转佳,惟舌根之苔仍厚,舌缘有溃破点疼痛,大便燥结,小溲清长。此因屡进温燥之大剂,湿退阳复,略有化热之证。乃于原方中去吴萸、丁香、肉桂、胡椒等辛烈燥脾之品,余药略减其制,并加连翘、半枝莲、土鳖虫、桃仁、郁李仁等清上消瘀,润肠通便之品,续服2剂,苔转薄白,除胁间偶觉微痛外,余证已瘳。停药观察20余日未见异常,患者索方回疆调理,乃以益气扶正、健脾除湿,和疏肝理气、活血消瘀之方,分别为散,回原单位,酌情服用。

四川省蓬溪县新胜公社卫生院 李 度

关于“中心黑舌苔治验” 的重复验证

笔者参照《中医杂志》1980年第5期报道的袁玉梅同志“中心黑舌苔治验3例报告”一文,先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中心黑舌苔8例(肝脓肿3例、急性胆囊炎2例、阑尾脓肿2例及急性黄疸型肝炎1例),其中男6例,女2例,年龄21~67岁,黑苔出现最长者3个月,最短者12天。经治疗黑苔均在短期内迅速消退,伴随症状也随之改善。现举例介绍如下:

孟××,男,32岁。因发热、肝大,右胁痛,舌中心黑苔,经超声波检查发现肝右叶有一4×6厘米之液平,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。经灭滴灵、土霉素及多种维生素治疗半月,肝脏缩小,液平消失。但仍低热、乏力、口苦咽干,渴喜冷饮,食而无味,大便干燥,小便短少,舌质红绛,舌苔黄燥而中心伴有黑苔。辨证为邪热郁积,久至化火伤阴;治以清热解毒滋阴。遂投茵陈蒿汤合益胃汤增损。处方:茵陈15克,生大黄6克,栀子10克,沙参12克,麦冬12克,玉竹10克,生地12克,甘草6克,白芍10克,黄芪15克,党参10克,泽兰10克,丹参10克。经服4剂后热退,口苦咽干减轻,黑苔部分消退,再服3剂,黑苔全部退净。

湖北省监利县朱河公社卫生院李庙卫生所

吴秋芳 常亚平

抄袭之书不宜介绍

编辑同志:读您刊1981年第8期载“介绍中医治疗急危病症的《痧症全书》”的报道,深受教益。但觉《痧症全书》(以下简称《全书》)的内容,是摘抄《痧胀玉衡》的(以下简称《玉衡》),介绍引论欠妥。兹从四个方面谈谈个人的看法:

一、理论方面:《全书》的“痧原大略第一”即《玉衡》的“痧原论”内容,将原文开首“痧症”二字改为“其痧”二字,移置于本句文字之后作“其痧从秽气发者多”。《全书》的“痧无补法第二”即《玉衡》的“痧有实而无虚辨”内容加以删节的。《全书》的“分经络第三”即《玉衡》的“治痧毒分经络”内容而增加部分理论的。对照两书的理论内容,除部分是《全书》增加的外,其余可以说是抄袭《玉衡》的,而且还删掉了不少有益的章节。

二、病例方面:《全书》的“绞肠痧”治例三则,即《玉衡》的“绞肠痧”治验四案中的三案。《全书》采取了删节、改医案名及改方剂名称的方法,也属变相的抄袭。其中的“落弓痧”治例二则,即《玉衡》的“落弓痧”治验案,同样是采取了上述劣劣手法。对照两书的治例内容,95%以上是相同的。

三、方药方面:《全书》的“痧分症治第十四”所介绍的方药,实际是《玉衡》的“玉衡备用要方”内容而易其方名的。例如:《全书》的金八方,其金一方即《玉衡》的防风散痧汤,金二方即薄荷汤,金三方即紫苏厚朴汤,金四方即藿香汤加延胡索,金五方即荆芥汤,金六方即清凉至宝饮,金七方即阿魏丸,金八方即沉香丸……。限于篇幅,不多赘引。

对照两书所出的方药,《玉衡》共出56方,其中除陈香丸、牛黄八宝丹、失笑散三方,《全书》仍沿用其方名,而不纳入于所谓六十四卦或八音分纪方名外,余皆易其方名(如竹六方药、土六方药、木一方药、革二方药等)的方药内容,也是《玉衡》治验病例选用的方药。

四、刊行年代:《痧胀玉衡》初刊于清·康熙14年(1675),《痧症全书》出版于康熙25年(见上海千顷堂书局版原序),而实际现存最早的为嘉庆3年(1792)刊本,编刊年代显然晚于《玉衡》。

综合上述分析对照,说明两书内容相同不是偶然的巧合,而是《全书》抄袭《玉衡》的实据。其实,近代名医谢观早已指出:《全书》“实窃《痧胀玉衡》”(见《中国医学大辞典》)。为此我认为值得介绍推广的应是《痧胀玉衡》,对《痧症全书》这类抄袭之作,不宜如此报道。

广西中医药研究所 黄贤忠